



湛蓝的海面上，一艘艘银色的战舰划开细碎的波浪。以辽宁舰、山东舰为首的双航母编队，首次在南海集结，中国航母事业发展再次迎来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时刻。

一群海豚加入编队行列，在战舰之间欢快畅游，不时跃出水面。12架战机喷着蓝紫色尾焰，从辽宁舰腾空而起，又以整齐的阵型从浩浩荡荡的舰艇编队上空掠过。

此刻，目睹这一切的一级军士长张乃刚激动不已：“何其有幸，在中国南海又一次见证了我人民海军的威武雄壮。”张乃刚是中国航母首批舰员，见证了辽宁舰入列、歼-15飞机首次着舰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时刻。这次双航母编队演练，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次随战舰远航。

2024年年底，辽宁舰一共有7位像张乃刚这样的“兵王”服役满30年。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，也是历史的创造者，他们用青春承载了中国航母驶向深蓝的梦想。

深蓝航迹

■王静

深夜，值完班的机电兵离舰返回，汗水湿透的衣服上结满冰霜。在寂静无人的码头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他们走直线、拐直角，队列整齐如一。

“不需要你认识我，不渴望你知道我，我把青春融进，融进祖国的江河……”在航母部队首届合唱比赛中，这首《祖国不会忘记》获得了第一名。那时的航母人，把所有的自豪都埋进心里，埋进追梦的征途里。

二

张乃刚曾是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一名机械师。年轻时的他对大海充满向往，班长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眼中的憧憬，安慰道：“等将来咱国家有了航母，航空兵肯定能上舰！”

这一等，就是十几年。张乃刚终于等到了航母部队的选调消息，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和他一样怀揣着航母梦的首批舰员，从天南海北汇聚到大连造船厂。

梦想有多伟大，追梦就有多艰难。航母有20多层甲板、3000多个舱室，上舰之初，却几乎没有舱室结构图、管路图、电路图。那时的航母人，既不知道航母上的工作如何组织，也不知道庞大复杂的装备系统如何操作，最初甚至连舱室都找不到。

施工时，通风、照明系统没安装好，舰上充斥着打磨机、电焊机刺耳的噪声，弥漫着厚重的粉尘，舱室温度接近40摄氏度。

“大家戴着安全帽、打着手电全舰摸排，很多时候都是用敲管管路这种最原始的办法来确定管路走向。”机电兵高坡回忆道。

2012年9月25日，焕然一新的航母正式交付海军，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，舷号16。那一天，张乃刚和战友们都在现场，内心激动不已。兴奋之余，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交接入列只是一个起点。如何让这条大船顺畅运转起来，如何实现舰机融合，都是摆在眼前的考验。

两个月后的11月23日，舰载机试飞员戴明盟驾驶歼-15飞机成功阻拦着舰，人民海军实现了舰载战斗机上舰的历史性突破。随后，战机又从辽宁舰滑跃甲板成功起飞。

首飞的歼-15飞机就是由张乃刚放飞的。他是辽宁舰上的第一位起飞站操作员。在起飞助理做出帅气的手势后，他按下止动轮挡释放按钮，全加力的飞机随即滑出起飞位。

“有点舍不得，想再走一走，看一看。”缪林海说。

和缪林海一样，一级军士长翟国成也在守望战鹰腾飞、等候战鹰归巢中度过了他军旅生涯中最难忘、也是最重要的10余年。在这期间，翟国成发明了5项国家专利，全都用在舰载机飞行保障上。

最后一次任务返航时，歼-15飞机编队低空通场致敬退役老兵。老兵们列队站在甲板上，看着熟悉的战机远远飞来，感受着航母人特有的礼遇，不禁热泪盈眶。

挥别老战友，程海霞又随辽宁舰一道，开始了劈波斩浪的新航程。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：他与老战友手把手带教的骨干们，已如燎原星火般在新型航母上接力传承。此刻，舷窗外翻涌的浪花，正映照着他们不断向着深蓝延伸的航迹……

一级军士长李立孝值班的舱室里，有一个监控台可以看到飞行甲板。他和战友们挤在一起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控画面。歼-15飞机成功着舰的那一刻，身旁不少战友高兴地蹦起来，眼里充盈着泪水。

刚入列的辽宁舰以执行试验训练任务为主，常年停泊在码头港口，很少执行出海任务。但时间像按下了加速键，变化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里悄然发生。

渐渐地，辽宁舰出海任务多了，驻舰的飞机也变多了。舰载机由起降训练转变为实战演练，实现全时起降、多批轮换，航迹越走越远。舰载机引导员、一级军士长张学友对这种变化有着直观的认识。他说：“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，时刻保持着冲锋的姿态。”

2017年7月，辽宁舰参加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。当战舰缓缓驶入维多利亚港时，甲板上的官兵以整齐队列拼出“香港你好”4个醒目大字。位列其间的一级军士长程海霞倍感振奋——这位入伍前曾在京九铁路工作的老兵，曾无数次幻想乘火车赴港，而今他以海军战士的身份与战友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。

三

在辽宁舰论坛上，程海霞的网名是“大海安家”。今年年初，其他6位“兵王”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，程海霞则选择了延期服役。站在这片辽阔的甲板上，程海霞的心潮与大海的波涛一起翻滚：“能在时代召唤时投身航母建设，此生何其有幸！”

最后一次随舰远航，阻拦区队长缪林海依然保持着早起的习惯。他常常在海天之间还是漆黑一片的时候，就已经忙碌起来。

“有点舍不得，想再走一走，看一看。”缪林海说。

和缪林海一样，一级军士长翟国成也在守望战鹰腾飞、等候战鹰归巢中度过了他军旅生涯中最难忘、也是最重要的10余年。在这期间，翟国成发明了5项国家专利，全都用在舰载机飞行保障上。

最后一次任务返航时，歼-15飞机编队低空通场致敬退役老兵。老兵们列队站在甲板上，看着熟悉的战机远远飞来，感受着航母人特有的礼遇，不禁热泪盈眶。

挥别老战友，程海霞又随辽宁舰一道，开始了劈波斩浪的新航程。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：他与老战友手把手带教的骨干们，已如燎原星火般在新型航母上接力传承。此刻，舷窗外翻涌的浪花，正映照着他们不断向着深蓝延伸的航迹……

“头条新闻”

■彭化义

之后，才能从全部新闻素材中挑选出最重要的放在头条位置。可是，今天的训练快要结束了，我还没有发现让人眼前一亮的重点新闻呢。

正当我发愁之际，忽然，尾舱响起了液压泵的启动声。

战舰已经抛锚，是谁启动了液压泵呢？

我怀着好奇心走出编辑室，穿过几道水密门，来到尾舱。一跨进舱室，我就愣住了：原来全艇所有舱室长都已经集中在哪里。正当我感到不解时，有人告诉我：艇长组织舱室全能战位练兵现场观摩会，眼前正是舵信兵小何在进行实操演练。

现场情景立即吸引了我，我悄悄地站在旁边观看起来。

“打开通气阀”“关闭注水阀”“检查高压瓶”……只见小何一边重复着口令，一边熟练操纵着本属于舰务专业的液压系统。接下来，他又把艇长安排放进舱底的200

立升海水用往复泵排出舷外，并流利地答出艇长提出的关于“潜艇损管抗沉”“灭火与防火”等20多项工作条例规定的内容。

小何演练完毕，在场人员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“这可是今天最有价值的新闻啊！”我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。锚训没几天，一个上艇不久的新兵就练成了舱室全能战位号手。如果大家都像小何这样训练，肯定会涌现出更多全能战位号手！

观摩会一结束，我就跑回舱室，铺开稿纸，挥笔疾书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篇鲜活生动的现场特写便完成了。接着就是刻写、印刷、分发……

“快来看啊，最新一期《战斗快报》出版啦！”“快来看啊，头条新闻是舵信新兵练成舱室全能战位号手！”

听着战友们传看《战斗快报》时的议论声，我心里充满喜悦，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，而这篇头条新闻也成为我多年来一直难以忘却的记忆……

探访老哨长

■陈武斌

老人的眼睛里，雾一般涌满了激动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那双手虽然布满老茧，我却清晰地感受到从掌心传递而来的温度。我突然感觉，我们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了。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兵，既是慈祥的长辈，又像是熟悉的战友。

走进客厅，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照片上，年轻的冉隆均身着军装，紧握钢枪站在哨位上，目光坚毅地望着远方。照片下方是一行小字：“1961年春，昆木加哨所留念。”

“那是我昆木加哨楼前拍的。”冉老的声音有些沙哑，“那时候才20多岁，帅得很，现在就是一把老骨头了。”

提到昆木加，冉老的眼神瞬间变得深邃而悠长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“1960年，我们接到命令进驻昆木加，可那里还是一片‘荒蛮子’。”回忆起那段艰苦的时光，冉老竟露出幸福的笑容，“我们白天巡逻，晚上干活，终于赶在大雪封山前建起哨楼。那时，我们的口号是‘长期建藏、边防为家、以苦为荣、以苦为乐、先苦后甜’。这句话，至今还在我脑海中回荡。”

说着，冉老双手打着节拍，唱起了当年战士们创作的歌曲：“当兵在昆木加，这里没有鲜花，风吹雪花斗志发，高山峻岭不惧怕，一二一战友并肩齐奋进……”那时，每个战士都在这首震撼心灵的歌声里获得了力量，一切疲劳、艰辛，仿佛都在这歌声的烈焰中融化了。

我注意到冉老的右手颤抖得厉害。顺着我的目光，他抬起手看了看：“这是当年留下的老毛病了。1962年初春的一天，哨所接到命令执行截击任务，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战斗了一夜，我被弹片击中右手。”

说着，他走到柜子前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红布包。打开布包，里面是一个红皮证书。我凑上前去，发现这是西

藏自治区政府颁发的为和平解放西藏、建设西藏、巩固边防作出突出贡献的荣誉证书。

他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本荣誉证书，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闪动，但很快被他用袖子擦去：“可惜，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长眠在了雪山……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：“多少次，我都想到西藏去看看他们，为他们扫扫墓，可惜身体已经不允许了。如果你到了仲巴烈士陵园，一定替我转告他们，我想念他们！”

离开时，冉老执意要送我出门。院子里的石榴树在微风中婆娑轻舞，枝干上缀满火红的花朵，仿佛无数跃动的火苗。冉老粗糙的手掌抚过枝丫，布满褶皱的眼角堆起笑意：“当年退伍时种下了这棵树苗，你看现在长得不错吧，去年这棵树结了几十斤大石榴呢。”

他弯腰拾起地上的落花，将其放到树根处的泥土里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带兵和养树是一个理，得付出时间与心血去养护。你看这花开得一年烈过一年，果子结得一年密过一年，咱们哨所不也是这般？但我们那批人只是在那里种下了树苗，想让这棵树越长越好，将来还得靠你们……”

走到门口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：“小陈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穿一辈子军装。”

老人停顿了片刻，然后挺直了腰板，眉宇间似乎又有了年轻时的英气：“只要祖国需要，我把这老骨头依旧随时准备着！”

说完，这位年逾九旬的老兵倏地抬起右臂。就在大臂快与肩平的一瞬间，他并拢的五指微微颤抖着停顿了一下，眼角滚下两颗晶莹的泪珠，但随即就以更加坚定的动作，朝我敬了一个军礼。

夕阳的余晖衬着他那瘦削而坚挺的身架，像一幅剪影，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。他那举起的右手，好像永远不会放下……

歌声与阳光

■韩钢

汗珠，枪炮、装甲车上闪烁的烤蓝质地的光泽……每一种颜色都是歌声的一部分。当然，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歌声中光谱的全部美感。训练的队伍已集结，震耳欲聋的“杀”声从千百名战士口中齐声喊出，为这首军旅之歌添上了最后一抹色彩——那是忠诚热血的“红”！

军营的歌声无疑是充满力量的。在这里，评判歌声的标准独树一帜。我们并不拘泥于声调是否完美，也不在乎歌唱者是否拥有专业技巧，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声响，只要是青春胸膛喷吐出的音符，它就是美丽的，有力量的。当然，军营的歌声也别有一番韵味，构成歌声的每一个字词、每一段旋律，都如同夏日灼热的阳光，让内心不够坚定的人望而却步。

记得我刚踏入军营时，也曾感到困惑：为何训练前要唱歌，点名前要唱歌，每次开饭前也要唱歌。一天天过去了，我渐渐领悟了歌声的全部意义。军营的歌声是战士力量的源泉，战士也是歌

的一部分。

军营的歌声像阳光般炽热。回溯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，诗人公木历经千山万水，奔赴革命热土延安。他与郑律成从八路军将士的英勇战斗中汲取力量，在太行山与延河的壮阔中寻觅灵感，最终创作出激昂的《八路军进行曲》。这首歌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，展现了我军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概。

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战斗旋律，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抗日武装，拓展抗日根据地，直至赢得全国解放的胜利。抗美援朝时期，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又赋予英雄们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豪情。那些革命先辈曾高唱的战歌，如今已深深烙印在每位军人的血脉里。这股排山倒海的力量，正引领着我们的队伍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，像阳光洒满祖国山河。

行文至此，窗外传来了熟悉的旋律：“我们的队伍向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……”不远处的连队集合了，青春方阵迎着阳光再次出发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攀登

■肖煌宇

云朵抛下藤蔓
邀我去太阳家做客
顺着藤蔓，用双手探寻
一寸寸，丈量着天空的辽阔

白杨哨兵
以翠绿的鼓点相送
当我触摸天空
山川奔腾，撞进我的视线
云海翻涌，似梦的浪花绽放
霞光破雾，将世界染成金红

我向看云和太阳高歌
让勇气的余音
在天地间长流
此刻，晚风是我温柔的恋人
在夕阳下与我共舞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418期



护航(油画,海军博物馆藏) 周轲回画